

從埤塘到歌謠：解讀《孤戀花》中 「水蓮花」的時代風景



文、圖／林建融^{1*}



圖1 臺灣萍蓬草真的是周添旺筆下「滿滿是」的「水蓮花」嗎？

¹ 林業試驗所福山研究中心

* 通訊作者 (taiwanicus@tfri.gov.tw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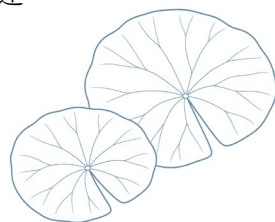
一個廣為流傳的詮釋與其核心問題

膾炙人口的臺語歌謠《孤戀花》自1949年問世以來傳唱至今，近年在學術文獻與網路資源中，常見一種說法認為歌詞中的「水蓮花」指的是臺灣特有種植物臺灣萍蓬草（*Nuphar shimadai* Hayata=*Nuphar pumila* (Timm) DC.），這個詮釋將經典歌曲與珍稀植物連結，形成了具有文化意義的論述。

然而，當我們透過實證研究檢視此一說法時，發現其證據基礎仍值得進一步探討。本研究目的在於釐清歌詞中的植物指涉，並提出更符合當時社會文化與創作脈絡的「水蓮花」可能指涉。

戰後臺語流行歌的創作趨勢

1940年代至1980年代，在社會動盪不安的背景下，臺語流行歌的歌詞常具有含蓄內斂的風格，巧妙地將人們的情感與命運隱喻在植物意象中，這不僅是為了規避審查風險，更是在藝術上創造出富有詩意與想像的空間，讓愁緒與嚮往得以委婉地傳達。



當時出現許多經典歌曲都以植物為題，例如，著名的《白牡丹》就將清雅高貴的白牡丹比喻為一位美麗、純潔且帶有傲骨的女性，細膩地描繪她孤芳自賞、不受世俗打擾的特質。《四季紅》則以「春天花蕊吐清香」作為開頭，直接用花蕊比喻愛情的萌發，將情感的初生描繪得既芬芳又充滿生機。

《孤戀花》由周添旺（1911～1988）作詞、楊三郎（1919～1989）作曲，創作於1949年。周添旺1948年與樂師出身的楊三郎結識後開始合作創作，兩人的合作關係延續多年，除《孤戀花》外還創作了《秋風夜雨》、《思念故鄉》等經典作品。

在周添旺的代表作品中，自然素材常作為情感的象徵載體出現，例如，《雨夜花》以「雨夜」與「花」的結合，塑造出柔弱花朵在風雨中凋零的意象；《秋風夜雨》則藉由「秋風」、「夜雨」、「蚯蚓」營造出淒涼孤寂的氛圍，象徵漂泊無依的心境與被環境壓抑的愛情。

《孤戀花》第一段歌詞解析

《孤戀花》歌詞中的主角就像盛開的「水蓮花」，靜靜地、孤獨地在水面上展現著獨自的美麗。水蓮花是歌中主角心境最深刻的寫照，它雖然動人，卻始終孤零零地，與岸邊的世界隔著一段遙遠的距離，就像主角那份無從靠近的單戀。水蓮花的美，既是愛情的純粹，也是孤獨的註解，象徵有些愛就像水蓮花，只能靜默盛開、靜默凋零。

這樣的景物鋪陳，恰好展現了作詞者周添旺在修辭法與寫作技巧上的精妙，他首先運用疊字「風微微風微微」，增強語氣的柔和與韻律感，營造出悠遠纏綿的氛圍。最核心的手法是比興，歌詞中的「水蓮花」作為一個情感的載體，以其清麗卻孤單的形象，映照失戀者惆悵的心境。同樣地，「露水滴」則象徵著愛情的回應與滋潤，主角的「等待」將這種抽象的期盼具象化。此外，歌詞運用了強烈的對比手法，以「水蓮花滿滿是」的外在繁盛，反襯主角內在的「孤單」，深化了孤寂感。

臺灣萍蓬草的稀有性考證

（1）標本記錄所反映的稀有性質

要探討臺灣萍蓬草的稀有性，最直接的證據就是其採集歷史紀錄，臺灣萍蓬草於1915年被日本學者島田彌市在新竹新埔採集，並在隔年由早田文藏正式發表命名。然而在1915年至1940年間相關的標本紀錄極為有限，採集地點也完全集中在桃園、新竹一帶的特定區域。

從1940年中村泰造在中壢採集後，臺灣萍蓬草甚至經歷了長達約40年的採集空白期，直到1980年代中期才重新有標本紀錄。這些採集紀錄清楚地反映了該物種一直以來的稀有特性，即使在有記錄的年代，相關標本也極為有限。

(2) 創作年代的認知可能性

1949年《孤戀花》創作時，臺灣萍蓬草已經將近十年沒有科學採集紀錄，且戰後的社會正處於重建期，民眾對於植物學知識的關注相對有限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作詞者若選擇一個極其稀少、幾乎沒有民眾認知基礎的特有種植物作為歌詞意象，既不符合民謠創作的常識，也無法達到情感共鳴的效果。

從創作心理學的角度分析，民謠作詞者通常會選擇聽眾熟悉、能引起廣泛共鳴的意象。周添旺於其他作品中使用的生物意象，如《雨夜花》的「花開花謝」、《秋風夜雨》的「蚯蚓」，都是民眾容易理解、共感的自然現象或生物。如果在《孤戀花》中突然使用一個一般

人幾乎不可能接觸到的稀有植物，這將與他一貫的創作風格和臺語民謠的傳統不符。

(3) 「水蓮花」詮釋的推測性質與傳播

檢視目前流傳的說法，我們發現將「水蓮花」等同於臺灣萍蓬草的詮釋，都缺乏第一手創作者的證言。無論是來自政府機關、學術機構或網路資源的「確認」，這些主張更像是基於「臺灣萍蓬草又稱水蓮花」所進行的逆向推論。事實上，本研究廣泛搜索創作者的訪問紀錄與同時代文獻，皆未找到周添旺或楊三郎曾明確說明「水蓮花」指涉哪一種植物的紀錄，而這種「沉默」本身就暗示，歌詞中的「水蓮花」可能並非刻意指稱罕見的臺灣萍蓬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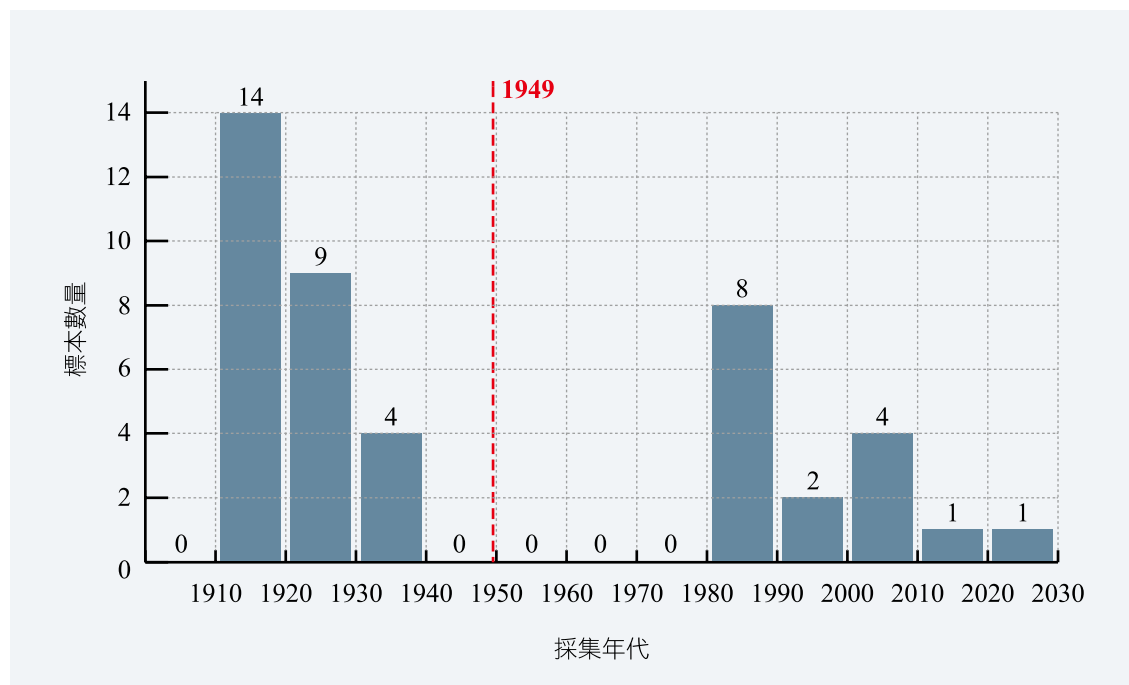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彙整林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、中央研究院植物標本館、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典藏之野生臺灣萍蓬草標本紀錄，顯示1940～1980年之間皆無標本紀錄。（資料整理：林建融）



圖4 臺灣萍蓬草的標本紀錄，自1940年中村泰造於中壢採集後便出現斷層，直到「孤戀花」1949年間世為止，中間沒有任何標本紀錄。
(資料來源：TAI 116089，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典藏)

要理解《孤戀花》歌詞中的「水蓮花」真正指涉什麼植物，則需要考察從戰前到戰後期間臺灣民眾可能接觸到的水生花卉，「水蓮花」這個俗稱可能泛指多種雷同的水生植物。在1949年的臺灣，最符合這種描述的「水蓮花」候選包括：

睡蓮引進臺灣的歷史複雜而難以考證，但1940到1960年間，臺灣文人畫家已頻繁以睡蓮入畫入詩，足見此花早已融入當時的文化生活。

畫家林伯壽 1942 年的《睡蓮》畫中母子在池邊賞花，池中睡蓮靜靜開放；1941 年畫家陳隆春《睡蓮ノアル風景》則畫出北投公園噴水池中睡蓮的風情。詩人王少濤更直接歌詠：「睡蓮出水分紅白，綠竹環廬間瘦肥」、「白如春雪紫如霞，出水妍於陸上花」。詩句中的睡蓮清麗脫俗，卻又「恰似美人初睡起」，帶著幾分慵懶；當年文人眼中的睡蓮，正是這般既清雅的模样，與歌詞意境若合符節。

（2）荷花（*Nelumbo nucifera*）

史料記載，荷花約 350 年前由漢人移民帶入，清朝時期多以半野生狀態散布在埤塘濕地中。1949 年周添旺創作這首歌時，這些荷塘景致在臺灣鄉間並不罕見，尤其是水源充足的地區；光復後，農民發現種荷花收益比水稻來得好，開始積極栽培。

在藝術領域，荷花也是當時常見的創作題材。例如，林玉山於 1930 年繪製的《蓮池》，細膩描繪嘉義近郊牛斗山荷塘中，荷花從含苞到凋謝的生命奧妙，證明此一題材在戰前已深植臺灣藝術界。這股創作風潮延續至戰後，知名畫家張杰自 1948 年來臺後，便以「荷花」為其最具代表性的創作母題，並在 1960 年代持續獲得國際肯定，從而提供了荷花在戰後臺灣畫壇仍是主流題材的佐證。

這些視覺藝術作品不僅證明了荷花在當時的藝術圈備受青睞，更反映出荷花作為一種常見的自然景物，早已融入大眾的生活與文化語境中，成為創作者與觀眾都熟悉的意象。

結論與反思

綜合以上論證，我們可以得出結論：《孤戀花》歌詞中的「水蓮花」與臺灣萍蓬草聯繫起來的論點，都僅停留在推測層次，缺乏創作者的直接說明或同時代的文獻支持，不能排除可能指涉其他物種。

從時間的角度來看，在《孤戀花》創作之前，臺灣萍蓬草已將近 10 年沒有新的採集記錄，這使得「水蓮花」與這種稀有植物發生直接關聯的可能性極低；而當時臺灣鄉村景觀中，荷花與睡蓮在埤塘、濕地與庭園裡隨處可見，既能食用也具觀賞價值。日治時期更有多種睡蓮被引入，廣泛栽培於公園與庭園，使得水塘花影成為大眾熟悉的景致。

其實「水蓮花」在歌詞裡的角色並不需要對應特定植物，而是透過形象映照失戀者的心境，聽者所浮現的畫面不必是某種稀有物種的寫實描繪。這種以自然花草寄託情感的歌詞創作，正是 1940 至 1960 年代臺語流行樂的常見的手法。《孤戀花》中的「水蓮花」所承載的重點並非植物學上的辨識，而是如何藉由自然意象，讓聽眾在花影搖曳間感受到情感的孤寂與時代的氛圍。⊗

